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一年有半、 续一年有半

〔日〕中江兆民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B313.5
3

一年有半、
续一年有半

[日] 中江兆民 著
吴藻溪 译



商务印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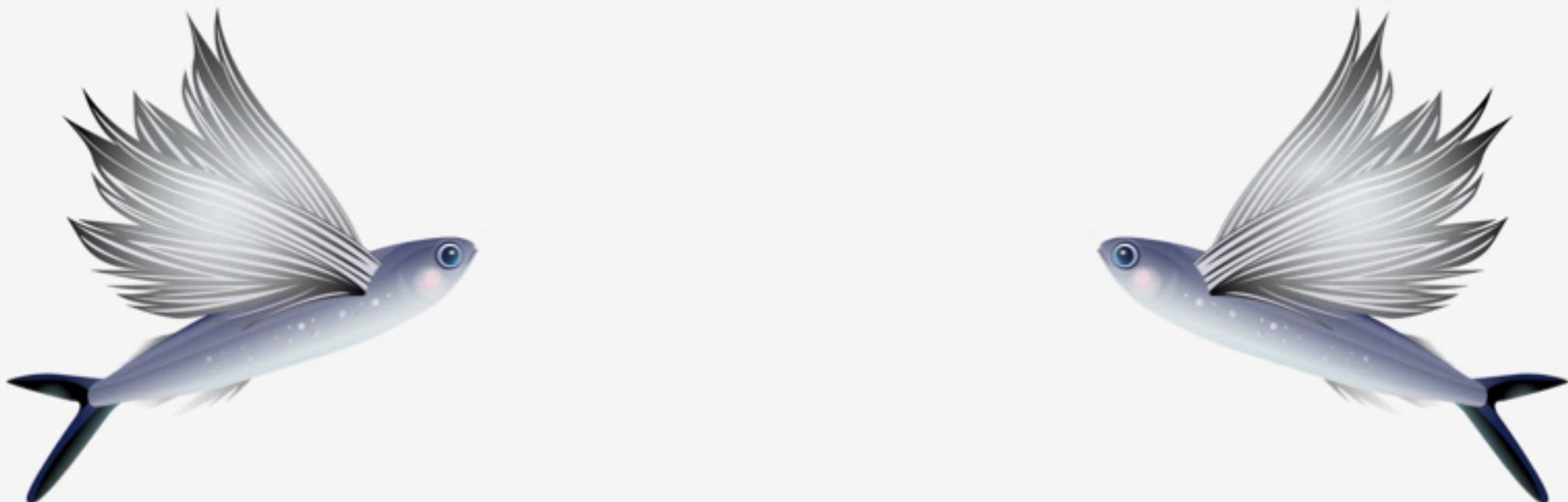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
〔日〕中江兆民 著
吴藻溪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67-1/B ·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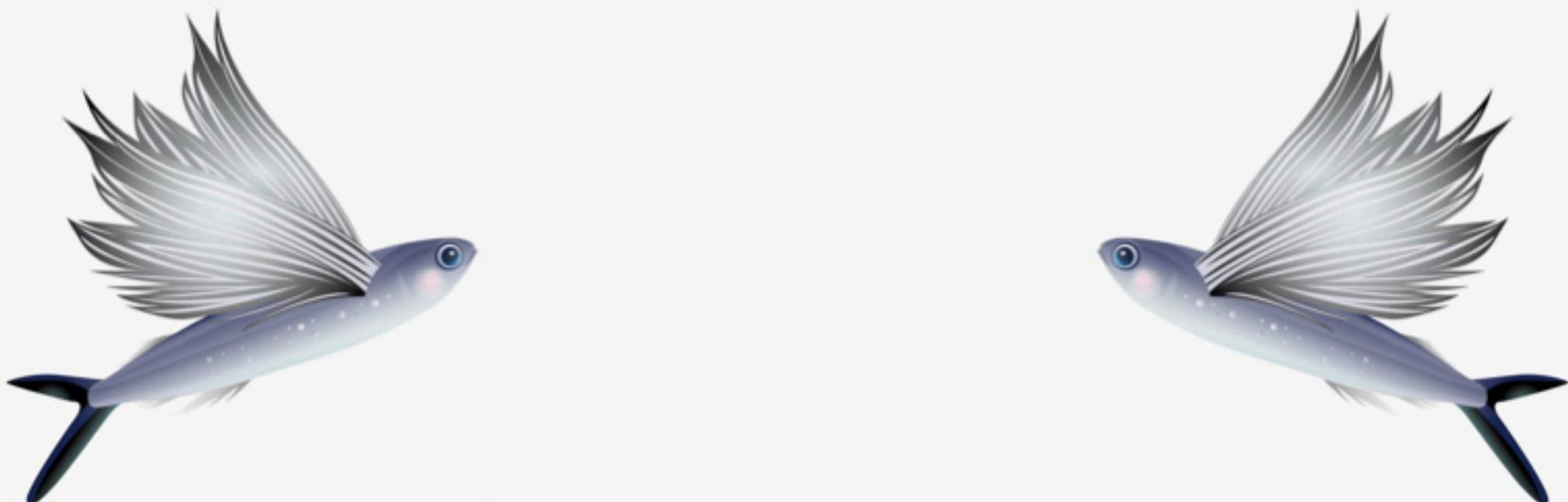
1979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字数 94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4 1/8 插页 4
(60 克纸本) 定价：6.20 元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 年和 1982 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 年 1 月

BACFO/06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中江兆民(1847—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倡导自由民权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中江兆民生活的十九世纪后半叶，正是日本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日本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在日本进一步大量传播。但是根深蒂固的日本封建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几乎没有任何触动；即使在新兴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也保留着或夹杂着封建的剥削方式。地主资产阶级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继续推崇神道，宣扬“神代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神话，后来又在社会上保护佛教，在学校教育中则灌输儒教道德，封建的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既经输入，在日本就形成了普遍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且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在政治上展开了自由民权运动。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的斗争，一直贯穿在日本近代史中。中江兆民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个政治、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复杂的时代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江兆民，原名笃介，1847年11月1日生于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幼年在藩校文武馆学习汉文。青年时代开始学习西方语言和人文科学。1871—74年，他作为司法省的留学生在法国留

学，专心研究哲学、史学和文学，深受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回日本后，开设法文学塾，讲授政治、法律、历史、哲学等课程，前后受教育者有两千多人。1880年他参加了自由党，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并主编《东洋自由新闻》，经常在《东洋自由新闻》和《政理丛谈》等报刊上发表评论，宣传自由民权思想，特别是他用汉文译述的卢梭《民约译解》(即《社会契约论》)一书的出版，在知识界影响很大，使他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称号，成为日本公认的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的理论家。后来，由于自由民权运动多次遭到镇压，中江兆民便主要从事写作活动。在这个时期，他的著作有：《理学钩玄》(意为：哲学概论，1886年)、《革命前法兰西二世纪事》(1886年)、《三醉人经纶问答》(1886年)和《平民的觉醒》(1886年)等。译作有：《非开化论》(即卢梭著《论科学与艺术》日译本，1883年)、《维氏美学》(1883—84年)和《理学沿革史》(意为哲学史，1886年)等。

1887年明治政府为了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公布了“公安条例”，中江兆民等五百多名民权派人物被逐出首都东京。他前往大阪，创办了《东云新闻》，后来又主编《日刊政论》和《自由新闻》，继续鼓吹自由、民权思想，并为受歧视的部落民争取民主权利而积极活动。1888年他在大阪水平社(争取部落民解放的组织)的支持下当选为议员。不久，由于在预算问题上，议会中自由党土佐派的卖身投靠政府，使他十分失望，愤而退出议会。1893年以后，他决心创办实业，自己筹措政治活动资金，以摆脱政府的控制，结果以债台高筑而告终。这个时期他的著作有：《国会论》(1887年)、《选举人的觉醒》(1889年)、《忧世慨言》(1889年)和《放言集》(1891年)；译作有叔本华的《伦理学大纲》(1893年)等。

晚年，他虽然再次登上政治舞台，1897年组织过“国民党”，出版了机关刊物《百零一》，但不久也遭到挫折。在政治上失望之余，

1900年他不顾学生幸德秋水的劝告，抱着试探的心理，参加过帝国主义者的组织“国民同盟会”。

多年来，他一直想写一部阐述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的著作。1900年底他身患癌症，医生宣告他余命只有“一年有半”，他却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写成了最后一部著作，即以《一年有半》为名，其后又写下他“无神无灵魂”的哲学思想，作为续编，是为《续一年有半》，由他的学生、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整理出版。1901年12月13日中江兆民去世，葬仪遵照本人的遗嘱不采用任何宗教仪式，贯彻了作者作为无神论者的遗志。

中江兆民作为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青年时代，他主要投身政治活动，宣传自由民权理论，抨击明治专制政府；哲学上的论述不多。

中江的哲学观点，最早的见于1882年在《政理丛谈》上发表的“哲学的宗旨”一文，他在介绍西方哲学时说：“西方哲学学说，……不外乎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唯心派认为人有肉体和灵魂二者，存在着上帝。唯物派不承认灵魂，把感情、理智、意志等等全部都归结为大脑的作用。这两种学说互有长短。然而要阐明哲学的概要，与其选此择彼，毋宁只有选择其内容和道理清晰而条理整齐的”。中江兆民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有长短”，这就清楚地说明，当时他还动摇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后来，随着自然科学新成就在日本的传播、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和同官方的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御用哲学的对抗，中江兆民才逐渐转向唯物主义。

中江兆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理学钩玄》(意即《哲学概论》)是1886年出版的。在这本书中，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思想。他在介绍唯心主义哲学时，经常列举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它的批判，而对唯物主义哲学的介绍则是以肯定的态度来表述的，表现出他

已经明显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由于中江兆民深受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在这本书中，还带有某种实证主义的倾向。

《续一年有半》是中江兆民临终前的最后作品。他的哲学思想这时已经进一步成熟和定型。这本书才是他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书上标出了“无神无灵魂”的副题，矛头直指有神论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作者是从无神论的观点出发来展开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他在本书中公然申明：“我认为哲学家的义务，不，哲学家的根本资格，就是在哲学上抱着极端冷静、极端直率、极端不妥协的态度。所以我坚决主张无佛、无神、无灵魂，即纯粹的物质学说。……而不把宗教教义放在眼里，不理会前人的学说，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主张这种理论”，表达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战斗性。

中江兆民的无神无灵魂的观点，既是针对西方神学教义的，也是针对日本神道思想的。他根本否定神的存在，“无论多神也好，一神也好，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指出所谓神是人制造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权宜的说法”，是以迷信为依据的。人们幻想出神，是“为了勉强掩盖人类社会的缺陷”，是“为了在社会上劝善惩恶”。中江兆民不仅揭穿了神学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而且触及了神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中江兆民运用十九世纪的科学成果来批判有神论的非科学性。他坚决驳斥某些所谓哲学家主张的“神造物说”，他说：“因为由法国的拉马克所倡导的、由英国达尔文集而大成的、对近代科学发挥过很大作用的进化论，同造物说是根本势不两立的。”

在批驳有神论和唯灵论的谬论的同时，中江兆民阐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什么是第一性的问题上，中江兆民写道：“所谓神的存在，或所谓精神不灭，即身体死亡以后，还能够保持各自的灵魂等”，是“极端违背逻

辑、极端违反哲学的呓语”。

他认为“所谓精神，不是本体，而是从本体发生的作用，是活动。本体是五尺身躯。这五尺身躯的活动，就是精神这种神妙的作用”。“那种身躯是由若干种元素结合而成的。所谓死亡，就是这些元素的开始分解。但是元素即使发生分解，并不消灭。它们一经发生分解，也即身体发生腐烂的时候，其中的气体元素就混入空气中，其液体或固体元素就混入土地中”。“身躯，即物质，即元素，是不朽不灭的。只有身躯的作用即精神，却要腐朽、消灭，而不留痕迹”。“世界万物，既然是无始的，那就谈不到有所谓创造”。 “这个世界万物，又一定是无终的。有，没有道理变成无”。

中江兆民在物质对精神的关系上，坚持物质的第一性，是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他鲜明地表述了：物质是由元素结合而成的。物质是本体，是第一性的；而精神不过是物质的作用或活动，是第二性的。世界是客观的存在，既是无始的，又是无终的。既不能创造，也不会自己消灭。作者根据物质不灭定律，认为物质的形式可以变化，但元素本身并不消灭，而是不朽不灭的。相反地，精神却要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

承认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同时，在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也即客观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中江兆民同样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他说：

“人诞生以后，天天看见、听见、嗅到、品味、或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反映到了我们的精神中”，“深入地印入记忆中”。“凡属我们的五官所能接触的一切物体，例如所谓草木禽兽，反映到记忆中，形成观念，本来都非经过五官不可”。“如果没有眼睛，靠什么得到关于色彩的印象？如果没有耳朵，靠什么得到关于音韵的印象？香和臭的印象，有味和没有味的印象，以及皮肤所感觉的坚硬和脆弱，寒和热等等印象，都是从（五官）这些窗户进来的”。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中江兆民是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但是，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基本上还是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处于同一个水平。中江兆民比他的法国前辈整整晚了一个世纪，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已经有了三大发现，即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按其时代来说，中江兆民应当有可能把他的反映论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高度；但是，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大工业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日本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东方，这是他所处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还只能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发展水平。

尽管如此，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仍然起了革命舆论的先锋作用。对于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在日本哲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中江兆民的哲学思想，作为对自由民权理论在哲学上所作的概括，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在日本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它作为日本的独特的唯物主义思想，象里程碑一样在日本哲学史上放射着光芒。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目 录

一年有半(生前的遗稿)

引言(幸德秋水)	3
第一章.....	5
一年半的由来(5) 寿命上的丰年(6) 一年半是漫长的(6) 同世界的交往(6) 超党派的怪物欣然上台(7) 柯尔柏的时代(7) 曼彻斯特派的恩赐(7) 国民无所适从(8) 听越路太夫的演唱(8) 戏曲界的一大壮观(10) 只有切开气管的一个办法(10) 果然成了残废人(11) 要一点哲学功夫(11) 在温泉地区疗养(11) 丰泽团平和大隅太夫(11) 大隅太夫的《壶坂寺》(12) 艺术达到了这样神妙的境界(12) 星亨和伊庭想太郎(13) 暗杀是必要的(13) 时髦派的虚伪(14) 浅川范彦不是绸缎铺的流水账(14) 井上毅、白根专一现在都去世了(15) 罗伯斯比尔将要出现(15) 日本没有哲学(15) 一切病根都在这里(16) 处理国务的两大方针(16) 世界上的罗马尼亚(17) 迁居堺市(17) 政友会的命运(17) 伊藤侯爵是蹩脚的钓者(18) 早稻田伯爵可爱(18) 其余的元老不值一提(19) 自由党的宽宏大量(19) 进步党的落伍(19) 实行宣言是远比释迦牟尼和孔子高明的人所做的事情(20) 遗憾的是没有这种人才(20) 吉田玉造和桐竹纹十郎的木偶(20) 文乐的三绝(20) 津太夫(20) 丰泽广助、野泽吉兵卫(21) 滨寺的风景(21)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22) 自杀论(22) 死后是永劫(22) 庄周也还未能说出(22)	5

第二章.....23

权略不是坏字眼(23) 谁是大政治家(23) 大政治家的所作所为(24) 大政治家是真挚的(24) 摊贩和零售商这一类人(24) 制造业的困难(24) 出口业的困难(24) 百年大计别有所在(25) 腐化堕落有什么奇怪(25) 文学上的战国时代(25) 日本人过着两种生活(26) 烧成灰让风吹走(26) 卜筮、看相、风角、巫祝(27) 艺妓应该解放(27) 世界上没有比娼妓更重要的(27) 一年半的疾病和一年半日记(28) 小山久之助君(28) 旧日的二十多位学生(28) 堺市寓所的庭园(29) 我的故乡有松鱼(29) 我的故乡有杨梅(30) 出卖公债是太迂腐了(30) 只有诉诸于人民(30) 荣誉的范围岂有限制(30) 为什么产生公文繁多的流弊(31) 所谓官吏是什么(31) 民权自由不是欧美专有的(32) 未曾有过这种事情(32) 不欢喜思考的国民(32) 已故井上毅君(32) 顺利地造成了现在的腐败透顶的社会(32) 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各不相同(32) 难道可以放弃干预和保护吗(33) 赞岐的白糖和土佐的纸张(33) 工业大致分为四类(33) 农业(34) 水产业(34) 鱼类之王(34) 羊和猪(34) 一幅优美的活图画(34) 服装改良论(34) 作为文学体裁的谣曲(35) 幸田露伴、尾崎红叶、坪内逍遙和森鸥外(36) 日本的第一流文章(36) 世界小品文章中的小品(36) 翻译要数森田思玄和黑岩泪香(37) 讲谈和落语的名作(37) 日本的演说(37) 俗曲俚歌(38) 五位最优秀的时事评论家(38) 近来杜撰的汉语(39) 欧洲人的文章(39) 墙壁上的涂写(39) 对待妇女(40) 人们讨厌拘谨(40) 各种礼节和仪式(40) 约定时间(41) 晏子的马车夫的集团(41) 官吏的心满意足(42) 学士和博士没有优秀的著作(42) 这是亡国的根本原因(42) 汗汗大国的风度(42)

第三章.....44

德、英的工商业(44) 井上甚太郎君(44) 政友会中有这样的人吗(45) 叫做议员、政治家的吃人恶鬼(45) 国家总之是庞然大物(46) 已经出现了改革的朕兆(46) 疾病的一年半日益迫近(46) 受到社会的责罚(47) 攻击的笔虽死不停(47) 兆民居士是学者(48) 书箱里的老朋友(48) 真山民的诗(48) 文人的苦心就在这里(49) 高青邱(49) 革新汉诗的一种方法(49) 森槐南先生的诗学(50) 已故冈松翁谷先生(50) 赖山阳和中井履轩只有退避三舍(51) 要看市川团藏的了(52) 现在的雷权太夫(52) 这也许是不公平的(53) 近代的三十一位非凡人物(53) 西园寺公望侯爵(54) 近卫笃麿公爵(54) 犬养毅君(55) 大石正巳君(55) 尾崎行雄君(56) 佐佐友房君(56) 头山满君(56) 坂本金弥君(56) 加藤高明君、山本权兵卫君(57) 已故黑田伯爵比其他人好一些(57) 恶外病与海外病(58) 日本人是病弱的小孩子(58) 巴夏礼和大久保公爵(58) 时髦派没有发言权(59) 物质的美和爱国心(60) 物理和化学的应用(60) 未来的大发明(61) 巴黎、伦敦的爱国心(61) 崇外卑内是国家的大祸(61) 洋姨太太和时髦派(61) 现在的外交官(62) 国民堕落的历史(62)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63) 《万朝报》的理想团(63) 在墓碑后面举手祝贺你们(64) 驱逐活的稻草人(64) 比盎格鲁咖啡馆的汤味道还美(65) 这在我是满意了(65) 德不孤(65) 兆民居士并不是遭遇不好(66)

续一年有半(无神无灵魂)

引言(幸德秋水).....	69
第一章 总论.....	73
(一) 灵魂(74) (二) 精神的死灭(77) (三) 身躯的不灭(78) (四) 来世的审判(79) (五) 多神论(82) (六) 一神	

论 (83) (七) 神物同体论 (84) (八) 主宰神论 (84)	
(九) 造物说 (86) (十) 遇神 (88)	
第二章 再论	90
(一) 世界 (90) (二) 无始 (94) (三) 无终 (95) (四) 无边 无限 (95) (五) 精神的能力 (96) (六) 空间 (97) (七) 时 间 (98) (八) 主观 (100) (九) 客观 (100) (十) 再论主观和 客观 (101) (十一) 观念 (102) (十二) 抽象的观念 (103) (十三) 神的观念 (104) (十四) 记忆 (106) (十五) 观念的联接 (107) (十六) 果断行动、行动的理由、意志的自由 (107) (十七) 自省的能力 (110) (十八) 归纳法、演绎法 (112)	
第三章 结论	113
附录：中江兆民的主要著译和参考文献	114

一 年 有 半

(生前的遗稿)

引　　言

一、兆民先生在泉州^① 墀市养病，叫我到他那里去。八月四日我拜望了他。他把坐垫下的若干页手稿拿出来，微笑地对我说：“我的病日益恶化，看来活不了多少时候。如果现在不对后世子孙说几句话，难道还能算是一个读书人吗？因此，近来执笔写了这部稿子。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好好校订出版”。听了这话，我黯然不知道怎样回答，停了一会才说：“不才谨听尊命。但是关于这部著作，不知先生决定在生前还是死后出版？全国都渴望拜读先生的大作，请允许立即付印吧！”先生不太拒绝，含笑说道：“你就好好地去设法办吧”。第二天，我带着这部手稿回到东京，和同窗的前辈小山久之助商量，他也很赞成我的意见。于是委托大桥新太郎^② 印刷出版。这就是这部《一年有半》。本来应该晚几年，而现在提前几年出版，想来先生不会以此深深责备我们吧。

二、本书每节所附的小标题，是先生嘱咐我加上的。深恐很多和原编的趣旨不符，以致画蛇添足、狗尾续貂，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三、先生离开政界以后，不大接近笔墨，仅有明治三十一年（1898）一月至四月，在《百零一》杂志发表的四篇论文；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月至今年三月，为《每夕新闻》写作的数十篇论文。因为担心散失，现在收集在一起，附录在卷末^③。有关编选排列的问

① 泉州，即和泉国（国是日本古代的行政区划之一），今大阪府的南部。

② 《一年有半》初版是博文馆出版的。大桥新太郎是博文馆书店的老板。

③ 这一部分文章，现行的本子一般未收，中译本因而未译。——编者

题，大概应该由我负责。

四、先生的照片很少。家中所收藏的，都是壮年时期的。本书刊出的是其中的一张，这是留学法国的时候拍摄的。^①

明治三十四年(1901)八月十八日

门人幸德秋水 谨识

① 中译本没有选用作者的照片。

第一章

明治三十四年(1901)三月二十二日，我从东京启程。第二天二十三日到达大阪。几个朋友来车站迎接，仔细看了我的脸色，都一年半的大吃一惊。到了旅馆以后说，他们甚至以为我可能马上就要晕倒。^{由来}这也难怪。自从去年十一月以来，我常患咳嗽。当时曾经请咽喉专科的医生诊断，据说是普通的喉头炎，因此一直没有加以理会。后来喉头渐觉疼痛，饮食都减少了一半；再加夜车困顿，是以当然显得这样疲劳。可是这个时候，我仍旧以为得的是慢性喉头炎，而没有加以理会。四月到纪州的和歌浦^①游玩了四五天。不过从这时起，呼吸渐觉短促，喉头依然疼痛。我虽说是个外行，也感到不安，担心是不是得了一般人所说的癌症。于是带着行李，匆匆赶回大阪，请耳鼻咽喉专科堀内医生诊断。医生照例用X光线仔细加以检查，然后对我说，这个病需要开刀。我这才知道果然是得了癌症。便回答说，既然这样，那就完全拜托你了，请施行开刀手术。不久，我的朋友也根据我的请求，同意担任手术的见证人，又写信把详细的情况通知了我的家里。我妻弥子闻讯大惊，慌慌张张离家赶来大阪，到了我住宿的中之岛^②小塚旅馆。随后大家都说，癌症开刀极为危险，十个人之中不见得有一个人能活，倒不如采取维持现状的办法，因而极力劝阻我开刀。我当然不乐意早死，并且知

① 纪州是纪伊国的别称，现在大部分属和歌山县。和歌浦，也叫光明浦是和歌山市的游览胜地。

② 中之岛是大阪市中心的一个小岛，位于堂岛川和土佐堀川的会合处，岛上有公园。

道：只要有一口气，就一定有事情可做，也可过得愉快，于是打消了切除癌肿的念头；而堀内医生也并不勉强，看来他也认为开刀是危险的。

一天，我走访堀内医生。首先请他直言相告，不必讳言。然后问他，从现在起到临终的那一天为止，还可以活多长时间？因为这寿命上的丰年一个期间既然有事情可做，又可过得愉快，哪怕是一天的光阴，也想充分加以利用；所以才这样问他，以便作今后的打算。堀内医生是一位极其忠厚的长者，沉思两三分钟之后，好象很难启齿的样子，答复我说，“一年半，假使疗养得好，可以保持两年”。我说，我以为至多只能活五、六个月；如果能活一年，那末对我来说，已经是寿命上的丰年。这本书所以题为《一年有半》，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一年半是要说短，那末，十年也短，五十年也短，一百年也短。因为生时是一年半是漫长的一生，死后的无限的一生。拿有限和无限相比，这不是短，而是根本无。假使有事情可做，并且过得愉快，那末，这一年半岂不是足以充分利用的吗？啊！所谓一年半也是无，五十年、一百年也是无。就是说，我是虚无海上一虚舟。

自从接受“一年半”这一死刑的宣判以来，我天天以什么来消遣呢？身住旅馆，手边没有书籍，目前我姑且以阅读当地出版的《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两家报纸，以及一向爱读的东京出版的《万朝报》^① 来消遣。也就是说，我是通过这三家报纸以保持自己同世界的交往的。最近，伊藤博文^② 内阁垮台；桂太郎^③ 内阁接着上

① 《万朝报》：明治二十五年由黑岩周六（泪香）在东京创办的一种日报。设有文艺栏，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特别重视。后（昭和 15 年）与东京《每夕新闻》合并。

② 伊藤博文（1841—1909）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历任首相、枢密院议长、贵族院议长。后被朝鲜人安重根刺杀。

③ 桂太郎（1847—1913）明治时代的军人、政治家。曾任首相、陆军大将。后组织立宪同志会。

台。一个极端脆弱的立宪内阁，不，一个立宪内阁的幻影烟消云散了；一个超党派内阁勃然兴起了。桂太郎内阁的成立这件事情本身，可以说是对社会上的立宪政治家发出的宣战书。

星亨^①还健在吗？犬养毅^②还健在吗？这些民间政治家一旦追求私利，追求权势，追求成效以来，那些超党派的怪物，一齐欣然上台说，民间党不足为惧。
超党派的
怪物欣然
上台

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③竞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成了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④竞争的时代。民间意气的消沉已经到了这样柯尔柏的的地步，而其原因在于财政困难。所以我说，现在的日本，处于柯尔柏^⑤的时代。

以往我常常在报纸和杂志上说，曼彻斯特派经济理论^⑥对我们日本官民上下的流毒太久了。也就是说，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
曼彻斯特
派的恩赐

① 星亨(1850—1901)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众议院议员、议长。政友会结成时，率自由党参加政友会，后来又任邮政相，东京市议会议长。最后被伊庭想太郎刺死。

② 犬养毅(1855—1932)政治家。1882年参与创立立宪改进党。议会成立以后，长期任议员。历任国民党、革新俱乐部的首领，政友会总裁、首相。“五·一五”事件时被杀。

③ 大隈重信(1838—1922)政治家。历任参议、外相、枢密顾问官、首相。1882年组织改进党，任首脑(“总理”)。大正三年(1914)再次出任首相。曾创立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1910年任校长。

④ 山县有朋(1838—1922)军人，政治家。历任内相、首相、陆军大将、元帅；后为枢密院议长，作为元老在政界发挥作用。

⑤ 柯尔柏(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83)法国政治家、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财政大臣。在任内执行重商主义政策，被称为柯尔柏主义。主要措施是发展工业，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争取贸易顺差，增加国库收入。并兴办手工业工场，发展商业和运输业，加强对殖民地的掠夺等。柯尔柏主义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并未改变法国封建制度的基础。

⑥ 曼彻斯特派：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的部分产业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以科布顿(Richard Cobden, 1804—65)与布莱特(John Bright, 1811—89)为代表。他们以曼彻斯特商会为核心，开展自由贸易运动，要求废除保护关税和谷物法等一切有关进出口贸易的人为障碍，来满足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

随着明治政府一起发展起来，正在发挥作用。现在，经济界附属的交通运输机关，日益完备；而能够利用这些机关的主要物品即货物，三十多年以来却没有增加多少。有车辆而没有存货，这就是当前日本经济界的状况；这就是曼彻斯特派经济理论的恩赐。

官民上下都为贫穷所苦。于是乎一切措施，都只求敷衍了事，人情一天天淡薄起来。内阁再也不是制定整个国家方针政策的地方，而是那些贪图利欲，玩弄权势的人们的最高级的和最方便的阶梯。贵族院是一帮阴险毒辣的家伙的集合场所，他们表面上说要纠正党派的流弊，勉强装做攻击内阁的样子，暗地里却企图乘机让自己插足内阁。所谓众议院是什么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它简直只是一群饿虎的团体。内阁，贵族院，众议院，这几个掌握全国政
国民无所治的机构，既然变成了官僚绅士式野兽的渊薮，那末，国民究竟要听从谁的呢？假使没有柯尔柏那样的人物出现，全盘规划，大力开发资源，使官民上下统统富裕起来；或者由于自然的趋势，这里再经过多年之后，也能够看到柯尔柏大力改革所取得的那种成效；那末，我们日本的政治经济就终究是不足一顾的。

这以前我来大阪的时候，曾经在文乐座^①听过义太夫派^②的
听越路太
夫的演唱 净琉璃，觉得极有趣味（我记得春太夫、古韧太夫^③的名字）；因此便拉了旅馆老板到文乐座去听越路太夫的叫座名剧《合邦辻》^④。

① 文乐座，即文乐剧场。十八世纪末木偶净琉璃演员植村文乐轩（1737—1810）在大阪道顿堀高津新地创设剧场，到1872年称文乐座，1963年改称朝日座。

② 义太夫派：指元禄时代（1688—1704）由竹本义太夫（1651—1714）创始的一种近代化的净琉璃（即说唱曲艺，类似于中国的“评弹”）流派。这种净琉璃，通常由演员在三弦琴师的伴奏下演出。木偶净琉璃则由演员操纵木偶配合说唱进行表演。

③ 春太夫，即竹本春太夫，指竹本摄津大掾（1836—1917）明治时代著名的净琉璃太夫，第六代春太夫。古韧太夫，即丰竹古韧太夫（？—1878）明治时代与竹本摄津大掾齐名的净琉璃太夫。

④ 越路太夫，指竹本越路太夫三世（1864—1924）明治以来著名的净琉璃太夫。

他的声音的玲珑和曲调的优美，以及桐竹纹十郎和吉田玉造^①操纵木偶技术的巧妙，比我十多年以前所听过的，要远远超出一万万倍。我本来爱好义大夫派净琉璃；然而特别爱好大阪的，而不喜欢东京的。把东京的义大夫派和大阪的相比，连一种儿戏也算不上。嗣后我又听过越路太夫演出《天神记》^② 中的寺院小学^③ 的一场；听过吕太夫装扮平右卫门，津太夫^④ 装扮由良之助，越路太夫装扮阿轻，演出《忠臣藏》^⑤ 第七场的所谓谈判；以及越路太夫装扮户无赖演出《忠臣藏》第九场的“和阿石的对答”。另外又在明乐座听过大隅太夫^⑥ 演出《义经千本樱》^⑦ 中的醋鱼饭馆的一场。此后，到四月二十日，因为妻来，又一道去文乐座。嗣后没有好久又去听过。

《合邦辻》，即《摄州合邦辻》，是菅专助和若竹笛躬 1774 年合写的一个剧本。描写的是一个叫做合邦辻的妇人的爱情故事。

① 桐竹纹十郎，义大夫派净琉璃中操纵木偶的著名演员，这里指的是二世（1847—1910）。

古田玉造，明治时代木偶净琉璃的演员。

② 《天神记》即《菅原传授手习鉴》，是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创作的剧本，描写菅原道真（845—903）遭受藤原时平诬陷而遇救的故事。

③ 寺院小学，原作“寺子屋”，因江户时代小学一般设在寺院中，故名。这是近松门左卫门原作《天神记》中的一场，剧情写的是藤原时平要杀害菅原道真在寺院小学读书的儿子，而松王同情菅原，为搭救菅原的儿子而用自己的孩子顶替的故事。

④ 吕太夫，即丰竹吕太夫，净琉璃太夫。津太夫，即竹本津太夫，净琉璃太夫，1885 年第一次在文乐座演出。即津太夫三世（1869—1941）。

⑤ 《忠臣藏》，即《假名手本忠臣藏》（意为忠臣模范大石内藏之助），是竹田出云（？—1747）、三好松洛（1669—？）和并木宗辅（1695—1751）共同创作的日本三大名剧之一。剧本写的是赤穗浪士复仇的故事。本书提到的第七场叫做“一力茶楼”，第九场叫做“山科闲居”。上面提到的大星由良之助，即影射赤穗浪士首领大石内藏之助（即大石良雄），平右卫门和阿轻都是剧中人物。

⑥ 大隅太夫，即竹本大隅太夫，指三世（1854—1913）明治时代著名的义太夫派净琉璃太夫。

⑦ 《义经千本樱》，也是竹田、三好和并木共同创作的日本三大名剧之一。写的是源义经（1159—89，平安后期的武将）被迫逃往吉野山，其爱妾静御前跟着同逃的故事。千本是吉野山的名胜，又是著名的樱花产地。《义经千本樱》，就是源义经与最美丽的樱花的意思。全剧共四幕，“醋鱼饭馆”是第三幕的第二场。

所以这个净琉璃《忠臣藏》，妻子听过二次，我听过三次；不仅不觉得厌烦，并且越听越觉得有趣味；这就证明它的巧妙了。因为津太夫的相貌，和他深沉的声音，以及庄重而潇洒的风度等，真正能够使听众想象出大石内藏之助这个食禄一千五百石的赤穗城城主的品质；吕太夫擅长关多方言^①，又具有坦率和豪侠的品格，就象乎右卫门本人一样。至于说到越路太夫的优美的声音和婀娜的曲调，那末，谁还能把阿轻表演得这样逼真呢？这真可以说是戏曲界的一大壮观！我既然三次接触了这个大壮观，“一年半”就决不是短促的。孔夫子不是说过吗？“朝闻道，夕死可矣。”^②

话虽这么说，所谓一年半也就慢慢地接近了。假使一点也没有发展，那就不是一年半，而将是不老不死了。由于我喉头的肿块逐渐扩大，呼吸感觉急促，夜间不能安眠，于是去和堀内医生商量。这时，由于妻子和朋友的劝说，我想回东京去一趟，然后再来大阪。堀内一听诊就说，这很危险，假使照目前这个样子去坐火车，途中一定会发生窒息。要防止窒息，只有切开气管的一个办法。这种只有切开气管的一个办法手术很简单，方法是在气管的适当地方穿孔，再插入银管，以备呼吸。只是妻却犹疑不决，打了急电把我的内弟医学博士浅川范彦叫来商量。范彦的意见当然和堀内一样，并且和当地传染病研究所的石神所长共同担任见证人。我于五月二十六日在堀内医院施行了切开手术，并且在该院对面的浅尾家租了一间房子，进行疗养。

① 日本著名语言学家东条操所著《日本方言学》关于日本语方言的划分，一般认为是最权威的提法，即分为东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九州方言三个方言区。关多方言是东部方言区中的一种，包括东京、神奈川、茨城、千叶、埼玉、群马、栃木等县。因伊势的铃鹿、美浓的不破和越前的爱发是日本古代的所谓三关，以上各县均在这三关之东，一般称为关东。

② 《论语·里仁篇》。

浅尾的住宅在今桥一丁目，面对东横堀，右边是高丽桥，左边是筑地桥。再前面，也就是在它的东边，天神桥屹然耸立。夜间，沿河两岸的灯火倒映在水中，使人恍然觉得住在纯粹的水城里一样。于是堀内院长每天到这里来诊治创口。我听从医生的嘱咐，仰卧不动。那种切开气管术，无疑是一种小手术，然而手术毕竟是手术，起初，觉得相当疼痛。此后，每逢咳嗽，痰不从口出，而从胸出。声音也完全喑哑，丝毫没有反响，只有紧紧靠拢，才便于谈话。果然成了我果然成了一个残废人。而这又不是彻底治疗，不过是在迎接那一年半的期间，预防窒息而死罢了。

切开气管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和大阪一带以后，每天陆续不绝地有书信寄来，询问施行手术以后的经过情形。我让妻回信，说是经过极其良好。社会上的人们，大多不懂得癌症施行切开气管手术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当即认为是彻底切除，又写信来大加祝贺。所谓一年半的含义只有我和妻子知道。在由东京寄来的书信中，有我两个孩子的明信片或信件，略称父亲大人的病日益康复云云。我是他们的父亲，在这种情形下，不能不姑且拿出斯多噶派哲学的功夫，以资自卫，否则人们也就成了愚蠢的动物啦！哈 哈！要一点哲学功夫

出乎我预先的忧虑之外，我妻极其理智，在这一年半的时期中，绝不诉苦。看来她完全领会了我的意图，务求使目前快乐，以便自己安慰自己。我现在虽说住在这个病院里，却照常快活，宛如正在温泉地区疗养一样。日子在不知不觉之间过去了，创口也在这个期间痊愈了，只是咳嗽还没有消除。因此我于六月十八日出院，又回到了中之岛小塚旅馆。

在这以前，我没有进医院的时候，曾经带妻到堀江市的明乐座去听过大隅太夫的净琉璃。这是妻第一次听大隅太夫的演出。据说大隅太夫是已故著名艺人春太夫的徒弟，春太夫去世以后，拜

丰泽团平
和大隅太
夫

他的三弦琴师、被誉为古今无双的丰泽团平^①为师，运用丰泽团平的妙入化境的三弦琴指挥同台的演员，能够自然地充分表现出已故的春太夫的音节的奥妙。尤其近来流行的《壶坂寺》^②，实际是丰泽团平创始的，由于传授给了大隅太夫，所以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大隅太夫所垄断的艺术。我一出医院回到小塚旅馆，就听说明乐座已经贴出《三十三处显圣记》的戏目单，《壶坂寺》的一场，决定由大隅太夫说唱，天天客满。

这样看来，《壶坂寺》这一场，可以说是大隅太夫的拿手好戏，因此天天客满。我一定非去看看不可。于是有一天，我和妻子同去。那个明乐座，无论就木偶来说，或就操纵木偶的技术来说，终究赶不上文乐座那样巧妙。除此而外，就道具说，也全都赶不上文乐座。然而到了下午二、三时以后，听众陆续不断的蜂拥而来，竟然使剧场拥挤得无立锥之地。这是因为，这些人完全看不上大隅太夫出台以前的那些演员，而只是为了听大隅太夫一个人的戏，才这样拥挤不堪地前来的缘故。就这一点看来，可以说，只靠大隅太夫一个人，就能够和文乐座唱对台戏。

《三十三处显圣记》依次一场一场地说唱完毕，最后轮到了《壶坂寺》的一场。序幕是在春太夫的遗像前说唱，然后大隅太夫晃着那个象相扑大力士一样的肥大身体出现在舞台上，随即唱出他那著名的法师歌：“梦若浮世？还是浮世如梦？”余音袅袅，欲绝而未绝。那个泽市和阿里的故事，简直就象真人出现在舞台上，而没有了这样神妙的境界。大隅太夫在场一样。啊！艺术达到了这样神妙的境界！这是净琉璃吗？这是绘声绘色的相声吗？这是真刀真枪的武戏吗？他人的

① 丰泽团平，净琉璃义太夫派的三弦琴师。指丰泽团平二世（1827—98）。

② 《壶坂寺》，木偶净琉璃脚本之一。作者不详，由丰泽团平二世及其妻加古千贺修订、作曲。剧情写的是盲人泽市的妻子阿里与丈夫同生共死的爱情故事。

净琉璃就是净琉璃；而大隅太夫的净琉璃却是活生生的真事。并且绝对没有为博得鼓掌喝彩而矫揉造作的地方。那种只是自己说唱，自己研究，自己欣赏，自己快乐的态度，真正是达到了高尚优美的境界，终究不是其他那些庸庸碌碌之辈所能够比拟的。啊！他就是这一门艺术的大师呀！

六月二十一日晚上，送来了《朝日新闻》的号外，说是今天下午三时，星亨在东京市会被伊庭某行刺，当场死去。我也很震惊。从这时起，到二十六日葬礼完毕时为止，星亨和伊庭想太郎东京和大阪的报纸，每天都用头两版的篇幅，报导星亨遇刺事件的详细情形。这就是所谓举国如狂吧？为什么我们日本人轻浮而缺乏庄重的态度呢？活着的星亨，是拦路抢劫的盗贼；死了的星亨，成了伟人和豪杰。是非和毁誉的无常，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和伊庭某有过一面之交，他的名字叫做想太郎，是一个极其温厚、庄重的人。而他做出了这种事情，这不能说是没有缘故的。不过暗杀这件事情本身是好是坏，这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刑法杀人，尚且大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所以各国流行废除死刑的主张，何况是个人之间的互相杀戮呢？

因此，暗杀是没有是非可说的。只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果真发生了必需暗杀的情况，这就是很可悲的了。有人也许凭借权势，无所忌惮地横行霸道，即使胡作非为，罪行昭著，而法律方面没有捕捉加以公正制裁。他自己有恃无恐，毫无顾忌。于是那些侠义和英雄的人们，激于义愤，为全国人民起来把他杀掉。这实在是时势所迫。我相信，伊庭的事件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如果更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情况，那末，到了将来文化大大发展，法律失掉作用，只有道德独自发生作用，换句话说，全国的人都成了君子的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但至少在社会制裁力量万一变弱的时代，是否可以说，暗杀对于惩戒罪恶和防止祸害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呢？

社会上又有一种可以叫做时髦派的人们，为了想表示自己是个文明人的缘故，对于被害人滥表同情，曲意加以赞扬和谄媚，贸然把加害人看做凶犯，借以夸耀自己是个文明和温和的人。假使虚伪问问他们的内心感情，却可以发现，很多人恰恰与此相反，心中暗暗觉得这件事情做得痛快。这个社会是多么虚伪啊！教育事业，主要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六月二十九日，在东京文部省，分别把法、文、理、医各科博士的称号，授给了三十多人，我的内弟浅川范彦也得到了医学博士的称号。范彦专心好学，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早就得到了北里柴三郎和后藤昌文^①这些医学大家的赏识。他开始到东京求学的时候，在我家住了几个月。我对他说，大丈夫既然研究一门科学，一定要有若干创见，以便对社会和后世作出贡献。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拉瓦锡发现氧，这真正是成绩辉煌，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否则，只在书本上学习，头脑里面只记得古人说过的一些话，那就象绸缎铺的流水账，算得什么学士呢？算得什么博士呢？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范彦深切地承认我说得对。这次他所以得到博士的学位，正是因为在细菌学方面有了巨大的创见的缘故。哈哈！范彦果然不是绸缎铺的流水账！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富有创见呢？这固然由于他在学术上有特殊的成就；但是也必定由于他的认真。象牛顿、拉瓦锡那些人，都是极其正直的人，极其认真的人。有人问牛顿，为什么能够有那样伟大的发现？牛顿回答说，我只是坚持不懈地思考，所以取得的。从这里不是可以想见他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的胸襟和态度的人吗？这难道是那些只有些微的才识和浅薄的学问，象俗话所说的狡猾

^① 北里柴三郎(1852—1931)日本著名的细菌学家。后藤昌文，明治时代的麻疯病医生。

的和厚颜无耻的小人之辈所能赶得上的吗？现在日本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物，都是狡猾的标本，厚颜无耻的小人的典型。近年以来，严肃认真而不是狡猾的或厚颜无耻的小人，我只看到两个人，一个叫做井上毅，一个叫做白根专一①，现在都去世了。

井上毅、
白根专一
现在都去
世了

请看看古今东西的历史！开国的人都是严肃认真的；败国的人和亡国的人都是不严肃的。且不说希腊和罗马的末年，请看看1780年大革命以前的法国，人们是多么不严肃啊！一遇见政府或社会发生了一个事件或一次战争，都要给它加上一个绰号，加以诟骂。横行到了极点，就有天下古今最悲惨和最滑稽的罗伯斯比尔②这一伙人出现，把这些不严肃的人们一概捕杀净尽而后罢休。社会事物的逻辑这样历历不爽，实在可怕。

罗伯斯比
尔将要出
现

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③这些人，只是发掘古代陵墓，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一种考古学家，茫茫然不懂得宇宙和人生的道理；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徠④这些人，有时也就经书的注解，提出了新的意见，而归根结底只能算是经学家；佛教僧侣方面，固然不是没有人发挥创造性，完成了开山成佛的功效，然而这终究是属于宗教家的范围，而不是纯粹的哲学。近来有加藤某和井上某⑤，自己标榜是哲学家；社会上也许有人承认，而实际上却不过是把自己从西方某些人所学到的论

① 井上毅(1844—95)明治时代的政治家。白根专一(1849—98)明治时代的政治家。

② 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1758—94)法国政治家，雅各宾派领袖。

③ 本居宣长(1730—1801)江户后期的国学家。平田笃胤(1776—1843)江户后期的国学家。

④ 伊藤仁斋(1627—1705)江户前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徠(1666—1728)江户中期的儒学家。

⑤ 加藤某指加藤弘之(1836—1916)明治时代的哲学家，官僚学者。井上某指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明治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点和学说照样传入日本。这是所谓囫囵吞枣，而不配叫做哲学家。哲学固然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可以让人看见或听见，也就是说，哲学对于贸易的顺差逆差，银根的松紧，工商业的发展与否等等，好象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国家没有哲学，恰象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康德和笛卡尔实在是德、法两国的荣耀，是两国客厅的字画，对于两国人民的品格和地位，自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既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又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

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前进，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以没有象西方各国那样，发生悲惨而愚蠢的宗教战争的缘故。就是明治维新的事业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完成了，三百个封建诸侯争先恐后地把土地和政权上缴给皇室，而没有迟疑的缘故。也一切病根就是一下子把从来的风俗习惯，都改为西方的风俗习惯，而绝对不都在这里加以留恋的缘故。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他们意志薄弱，缺少魄力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他们没有独创的哲学，在政治方面没有主义，在党派斗争方面不能够坚持下去，其原因实际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所以有一种小聪明，小机智，而不适宜于建立伟大事业的缘故。他们是常识极其丰富的人民。但终究不能期望他们超出常识以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处理国务的两大方针 应该在大体上照常维持日本目前的现状，逐渐加以改良，稳步前进呢？还是应该赶快实行重大的改革，造成一个欧洲式的国家呢？这是现在执掌国家政权的人在思想上必须首先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终究是那些感到预算不敷，受着议会牵制，竭力促进内阁团结，而丝毫不能顾及其他侯爵和伯爵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我不想谈东方大陆的事情，因为事情涉及外交问题，并且处在世界上的罗马尼亚目前的情况下，需要不言而行。只是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如果不变成世界上的罗马尼亚，那就是幸事。

七月四日，离开大阪中之岛小塚旅馆，和妻同往堺市。在这以前，我曾经在去年即明治三十三（1900）年的春天，接受堺市朋友某迁居堺市某等和工程师大上某的邀请，来过大阪。大上多年来煞费苦心，辛辛苦苦研究炼焦事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了创办炼焦事业，想向炮兵工厂请求作进一步的化学试验。我因为素来和厂长太田某很有交情，从中替大上介绍。试验的成绩极其良好，同人皆大欢喜。嗣后在堺市的市之町设立办事处，准备组织无限公司或联合公司。到了现在，大上等劝我到他们的办事处去养病。我因为已经在小塚旅馆住得很久，略有厌倦之感，立即听从堺市友人的劝请，来到了办事处。房屋虽说不很大，而结构和建筑都整整齐齐，庭园颇为可观，空气极其清新。只凭这一点，就足以补偿其他一切而有余；何况主人大上以及其他共同经营炼焦事业的人士，都是态度潇洒的忠厚长者呢？

星亨死了，政友会^①不免有寂寞之感。然而政友会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即自由党^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巩固的地盘；他们在边沁的命运的功利主义的实践方面深有所得，只是一味地追求升官发财，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所以，今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分裂之类的忧虑。或许会有小的波澜，或许会有小的内讧，或许会有各个派系的竞争

^① 政友会：即立宪政友会，日本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大政党之一。明治三十三（1900）年伊藤博文与西园寺公望，原敬等宪政党和部分官僚为主体组织的政党。从大正到昭和初期曾五次组阁，昭和十五（1940）年解散。

^② 自由党：日本最早的政党之一。明治十四年组织，前身是国会期成有志公会。首脑是坂垣退助。后曾解散，又由坂垣、大井宪太郎重新组织，1898年与进步党联合组织宪政党，1900年与政友会合并。